

呼伦贝尔萨满教与喇嘛教史略

亨·蒙赫达赉 阿敏 著



民族出版社

[illegible]

100



李·蒙赫达赛 阿敏 著

呼伦贝尔萨满教与喇嘛教史略

ᠬᠤᠯᠢᠨᠪᠡᠯᠦᠷ ᠰᠠᠮᠠᠨ ᠵᠢᠰᠠᠨ ᠨᠠᠭᠤᠯᠠᠭᠤ ᠨᠠᠭᠤᠯᠠᠭᠤ ᠨᠠᠭᠤᠯᠠᠭᠤ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呼伦贝尔萨满教与喇嘛教史略 / 字·蒙赫达资, 阿敏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105—13057—3

I. ①呼… II. ①字… ②阿… III. ①萨满教—宗教史—呼伦贝尔市—蒙古语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②喇嘛宗—佛教史—呼伦贝尔市—蒙古语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IV. ①B933②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4693 号

呼伦贝尔萨满教与喇嘛教史略

著 者: 字·蒙赫达资 阿敏

责任编辑: 吴灵芝

封面设计: 胡步青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58130904

网 址: www.e56.com.cn

印 刷: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570 千字

印 张: 34.75

定 价: 88.00 元

ISBN 978—7—105—13057—3/B·601 (蒙 27)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蒙文发行科联系退换。

序 言

朝 克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博士、研究员)

呼伦贝尔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我热爱这里的山山水水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非常关心与家乡有关的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语言和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及其动态。当看到《呼伦贝尔萨满教与喇嘛教史略》书稿时，我感到精神为之一振，这是一部回顾和了解祖先精神世界及宗教信仰历史的一部好书，也是一部正本清源的力作，非常值得一读。

呼伦贝尔是一片神奇而又富饶美丽的土地，过去一直被史学家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幽静后院”。这里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早在二三万年前著名的“扎赉诺尔人”就生活在这里。中国历史上许多北方狩猎游牧民族，比如说中国古代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拓跋鲜卑以及蒙古人的祖先蒙兀室韦等等，都是从这里开始他们漫长的历史进程，并以此为起点走向未来的。呼伦贝尔不仅是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一个特色鲜明的多民族聚居区，也是中国北方一个硕大无比和活生生的天然民族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有3个少数民族自治旗（即鄂温克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和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全都分布在呼伦贝尔市境内；内蒙古自治区有19个少数民族乡（苏木），其中呼伦贝尔市就占14个。至今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系的巴尔虎、布里亚特和额鲁特人，以及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等少数民族，他们均属于自古以来就有萨满教信仰的原住民。虽然后来蒙古族几乎都改信喇嘛教了，但是在呼伦贝尔地区的巴尔虎蒙古人中，至今仍有萨满信仰和萨满存在。在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中，萨满信仰与喇嘛教对

于他们的精神生活、精神活动及传统文化的传承等方面，均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

呼伦贝尔地区的萨满信仰是原生性自然信仰的一种，是中国北方民族萨满信仰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呼伦贝尔的地域特征，仿佛是一个经历了不同历史时代的精神活化石而深埋于他们的灵魂深处。呼伦贝尔大地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在人类历史不同阶段都存在萨满信仰的地区之一，其中说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和蒙古语的各民族因其灵魂深处的信仰，将古老的萨满信仰传承至今。这使我们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能透过千变万化的时代变迁及人世间精神活动的种种变异，看到或读懂萨满信仰的不同表现形态。萨满信仰及萨满文化作为中国北方民族早期精神文化的核心和集合体，是属于历史上起源最早、延续最久的原生态自然文化，几乎囊括了北方民族的宗教、历史、经济、哲学、医学、文学、艺术、体育、民俗及道德规范等各方面的精神文化与生活内涵。呼伦贝尔大地的先民们尽管由不同的氏族、部族和民族组成，但他们所信奉的萨满教却呈现出强盛的连续性和生命力，并具有共同的地域特征。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萨满信仰与在藏传佛教基础上产生的蒙古喇嘛教，曾在呼伦贝尔大地上发生过激烈的碰撞，从而给这里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来极大的冲击。一时间他们的精神世界变得十分复杂和矛盾，然而萨满信仰所富有的包容、博爱、自然、超脱的属性，使他们在保持他们传统的萨满信仰的同时接纳了喇嘛教，并使他们当中产生了不少具有双重信仰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朝后期被呼伦贝尔大地所接受的喇嘛教，在较短的时间里几乎传播到了呼伦贝尔大地的大部分地方，所以喇嘛教对生活在呼伦贝尔大地上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呼伦贝尔地区的蒙古族普遍信奉喇嘛教之前，萨满教几乎是属于他们的唯一信仰，“长生天”被信奉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呼伦贝尔大地上的陈巴尔虎蒙古人直到19世纪初，才开始从萨满信仰逐渐过渡到改信喇嘛教，属于蒙古族各部落中信奉喇嘛教最晚的一个部落。就是到了现代仍有陈巴尔虎蒙古人的萨满活跃在祭敖包等信仰活动中，在一些老年人内心深处的精神世界里，对萨满信仰仍保存着独特的信仰内涵，这是源于他们对祖先母体文化割舍不了的精神

依托。他们的许多传统风俗习惯及精神生活的形成和发展，包括祭敖包、敬天、拜火神等，都可以从萨满信仰的角度得到答案和解释。喇嘛教传入呼伦贝尔地区后，这种外来宗教在对他们传统的萨满信仰带来冲击和影响的同时，萨满信仰的一些内涵和要素，也借助正在兴盛的喇嘛教的宗教影响力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自然也通过传统影响给喇嘛教增添了新的色彩和内涵。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丰富了他们的信仰世界，也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喇嘛教传入呼伦贝尔后，呼伦贝尔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批砖木结构的喇嘛寺庙建筑群，他们是草原上的宗教、文化、艺术和医药中心，对草原游牧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在喇嘛教广泛传播的时代，呼伦贝尔大地上的萨满们依然发挥着特定的信仰作用，并突破了氏族和部落的界限，甚至在本地区的蒙古族和达斡尔族中还出现了跨民族的萨满，他们应邀参加不同民族的萨满信仰活动，进而成为维系不同民族间友好联系的重要纽带之一。

过去由于外界人对萨满信仰存在许多认识方面的误区，将萨满信仰列入了“巫教”之列，甚至对萨满信仰持否定态度，使萨满信仰有一时期始终处于不被人认可的边缘状态。其实，萨满信仰作为一种人类早期精神活动，属于源于自然又回归于精神世界的特殊产物，它与北方少数民族传统的文化艺术、伦理道德、思想哲学、风土人情、物质生命、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等，均有不可割舍的渊源关系，甚至是完全根植于养育萨满信仰的深层沃土和丰厚的营养基础之上形成的，是那樣的超脱、自然、鲜明、深邃、精致和透亮。特别是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曾经养育萨满信仰的呼伦贝尔大地获得了新的生机，让人们可以重新拥抱和了解用千百年岁月铸造的，那种来自大地灵魂深处的萨满信仰。我们曾经一直单纯而物质地认为失去的是永恒的，获得的是暂时的。然而新的时代、新的革命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推开了封尘多年的灵魂之门，向我们重新展示祖先和远古的自然共同孕育的“信仰自然、拥抱自然、崇拜自然、回归自然”之“万物有灵”的信仰世界时，我们才开始理性地反思它的历史与今天，并依托它的文化根源、民族之神与民族之魂的真实内涵，去探讨我们的所得所失，包括物质的和精神世界的产物，它们和我们究竟来自哪里，以及怎样才能获得永恒和要走向何方。我们力求用现代人的思想、头脑和智慧，

包括用信仰的视角去阐释这一切、记录这一切。或许它不属于今天，只属于历史和未来，或许我们只是属于精神桥梁，只是在历史和未来中搭建一条长长的精神之桥，把历史和未来紧紧地拴结在一起。我们从历史走来，走向了未来，我们的信仰世界也是从历史走来，走向了未来。事实上，失去就是重新获得的开始，获得或许是失去的本源。不论怎么说，我们又获得了祖先留给我们的远古信仰，它是那样的古老，那样的深奥，那样的厚重。同时，我们也闻到了它所拥有的气味，看到了新的内涵。是啊，信仰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伴随着人类精神生活和活动自然会产生应有的各种变化。

呼伦贝尔是一个少有的将萨满信仰与喇嘛教均保持得比较好的地区之一，在这里可以看到蒙古、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等民族不同形态的信仰世界，使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五彩缤纷的民族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文化的沃土之中。目前，对某一民族或部族的研究相对多一些，将不同民族和部族的宗教信仰及文化传承，放在呼伦贝尔大地的统一大背景之下，按照历史进程的顺序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的还非常少见。虽然呼伦贝尔大地上不同民族与部族的历史都十分悠久，但至今似乎还没有一部能够系统反映呼伦贝尔大地上萨满信仰与喇嘛教关系的专著。呼伦贝尔大地上有一句谚语说得非常好：“没有文字书写的历史，好像是雪地上留下的脚印。”由于这里的萨满信仰与喇嘛教在历史上留下的记载不多，不但汉文史籍缺乏记载，蒙文史籍中也十分缺乏记载，一些口耳相传的资料也会在长期的传承中产生不少变异，所以，要搜集十分完整的历史资料难度是很大的。因此，抓紧开展资料挖掘整理和抢救保护工作，就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该书的撰写和出版，恰恰弥补了这一方面的遗憾和不足。书中收入的翔实史料和鲜活事例，使人们可以更加客观实在地了解呼伦贝尔不同时期的宗教信仰情况，这也正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该书以呼伦贝尔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为主线，以重要历史事件和著名人物为切入点，较多地以第一手弥足珍贵的本土史料为依据，清晰地展示了萨满信仰的历史与今天，以及喇嘛教在呼伦贝尔大地上的发展、衰落和现状。并通过对萨满信仰与喇嘛教信仰的精神活动，以及对其社会功能、作用和影响进行科学地梳理，系统地探讨了其在不同时期对呼伦贝尔原住民的影响程度。

序 言

该书体例完备，涉及面广，具有较强的资料性、针对性和可读性。书中载有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做到了图文并茂和雅俗共赏，也可以为旅游观光者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享受。这本书不仅有特定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有很强的资料价值。人们可以通过这本书，更加全面、系统地深入了解到呼伦贝尔原住民早期的精神生活、精神活动和宗教信仰世界。很值得一读。

2012年8月28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史前时期的萨满教	1
第一节 萨满教的主要特点和产生时间	1
第二节 萨满教产生的主要原因和形式	5
第三节 呼伦贝尔是萨满教的典型区域	8
第二章 青铜时代的萨满教(前 770—25)	14
第一节 北方民族与自然崇拜	14
第二节 北方民族与图腾崇拜	19
第三节 北方民族与祖先崇拜	34
第三章 拓跋鲜卑与萨满教(25—581)	42
第一节 出山之前的萨满教信仰	42
第二节 二次迁徙与萨满教	48
第四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萨满教(581—960)	53
第一节 狩猎经济条件下的萨满教	54
第二节 畜牧经济条件下的萨满教	59
第五章 蒙兀室韦与萨满教(581—960)	67
第一节 祖先崇拜	68
第二节 天体崇拜	70
第三节 亡灵崇拜	74

第六章 辽金时期呼伦贝尔的宗教(907—1234)	77
第一节 辽代呼伦贝尔的宗教	77
第二节 金代呼伦贝尔的宗教	83
第七章 大蒙古国时期的萨满教(1162—1271)	91
第一节 神圣家族的传说	92
第二节 萨满的特殊地位	95
第三节 萨满的鼎盛时期	99
第四节 萨满文化的充实	110
第八章 元朝时期的萨满教与喇嘛教(1271—1368)	123
第一节 喇嘛教的兴起与传入	123
第二节 萨满教受到严峻挑战	129
第九章 北元与明朝时期的萨满教与喇嘛教(1368—1644)	135
第一节 喇嘛教的再度传入	136
第二节 喇嘛教的社会影响	147
第三节 萨满教走向了衰落	152
第十章 清朝时期的喇嘛教与萨满教(1616—1911)	160
第一节 喇嘛教进入鼎盛时期	161
第二节 喇嘛的来源与分类	175
第三节 甘珠尔庙兴建与得名	182
第四节 甘珠尔庙的日常佛事	189
第五节 萨满教的衰落与演变	195
第六节 蒙古人之外的萨满教	203
第十一章 民国时期的喇嘛教与萨满教(1912—1931)	216
第一节 喇嘛教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	216
第二节 章嘉活佛与班禅大师来访	220
第三节 布里亚特人迁入与喇嘛教	228
第四节 甘珠尔庙大法会日臻完善	237

第五节 萨满教仍在民间发挥作用	244
第十二章 东北沦陷时期的喇嘛教与萨满教(1932—1945)	267
第一节 喇嘛教出现表面繁荣	267
第二节 扶持和兴办喇嘛学校	278
第三节 日本人对喇嘛的迫害	283
第四节 喇嘛占卜与牧民出走	286
第五节 巴尔虎等部的萨满教	292
第六节 达斡尔等族的萨满教	296
第十三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喇嘛教与萨满教(1946—1949)	304
第一节 噶喇藏主持甘珠尔庙	305
第二节 甘珠尔集会与那达慕	313
第三节 喇嘛教受到一定限制	318
第四节 各类寺庙的形制与规模	322
第五节 萨满教呈现萎缩趋势	350
第十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喇嘛教与萨满教(1949—1956)	366
第一节 对喇嘛教进行的改革	366
第二节 住寺喇嘛的日常生活	378
第三节 萨满教没有合法地位	383
第十五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喇嘛教与萨满教 (1956—1966)	391
第一节 对喇嘛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391
第二节 喇嘛教进入勉强维持阶段	397
第三节 萨满教进入地下活动状态	401
第十六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喇嘛教与萨满教 (1966—1976)	414
第一节 甘珠尔庙等遭到彻底毁坏	415
第二节 萨满教各类活动全部停止	429

第十七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喇嘛教与萨满教(1977—2012)	439
第一节 喇嘛教恢复部分宗教活动	440
第二节 在原址恢复重建甘珠尔庙	443
第三节 新修和维修了一批寺庙	449
第四节 受喇嘛教影响形成的习俗	465
第五节 萨满重新活跃在祭祀场所	473
第六节 萨满文化的遗存及表现形式	505
索 引	529
后 记	543

第一章 史前时期的萨满教

宗教不是一有人类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母系氏族社会，出现了最早的宗教形式”。^① 这种最早的宗教形式，就是呼伦贝尔古代先民长期信奉的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原生性宗教，不仅具有一般宗教的共同本质，而且也像其他宗教一样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宗教文化体系，并在人类历史进化过程中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迷人色彩。萨满教是中国北方民族适应北方自然生存条件创造的文化成果，是广泛分布于北方森林和草原区域原生性的一种宗教文化形态，曾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北方民族绽放的第一朵精神花蕾”。自古以来，自然环境就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人类需要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以此来解决衣食住行和精神世界的需求等诸多问题。千姿百态的萨满教从产生之日起便被打上自然生态的印记，在萨满教各种崇拜对象的组成和宗教观念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其相对独特的生活特点与精神世界，如萨满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者，曾经利用幻想和法术去试图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等。呼伦贝尔特殊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以一种必然的方式，影响着古代北方先民萨满文化的形成和演变，使呼伦贝尔地区的萨满教明显地带有与自身经济和社会生活相协调的深深印迹。

第一节 萨满教的主要特点和产生时间

呼伦贝尔原始萨满教的主要特征，是在呼伦贝尔特殊的大森林和

^① 李光洙主编：《宗教知识简明读本》，14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

大草原的地理环境影响之下形成的，这一点对了解呼伦贝尔萨满文化的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萨满”一词为满通语族语言，意为“兴奋狂舞之人”，含有“激动、不安和狂怒”之意。关于“萨满”词义的解释有多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解说有两种，即“兴奋狂舞说”和“知晓说”。^①因满通语族各民族用“萨满”一词称呼主持宗教仪式的巫师，这种宗教信仰便被称之为萨满教。关于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产生的时间，现在大多数专家认为“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是萨满教产生的最早年代”^②，并认定“萨满教产生于原始社会，是人类最初的宗教形式”^③。还有人认为：萨满教“它起源于远古的石器时代，形成于漫长的原始氏族制阶段”。^④有的学者还提出萨满教信仰在数万年前，即距今五万至一万年之间以前就已经产生的设想。萨满教信仰几乎伴随着人类渡过早期各类社会形态，它在人类的童年时代萌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是人类最原始和最古老的宗教崇拜形式。



扎赉诺尔人头骨复原图

萨满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萨满也是萨满教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应运而生的。“早在母系氏族社会时代，宗教仪式的主持者和组织者以及氏族秩序、习惯、传统的维护者，只能由妇女来承担，而且是那些最有经验和精明强干的妇女。当时人类最初的祭司应当是主管灶火并为之祭献的妇女”。^⑤尽管萨满教在中国北方民族的早期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曾产生过许多非常著名的大萨满，但萨满教却不像其他宗教那样有明确的创教人，因而形成了“既无圣经，也无任何宗教殿堂”^⑥的特点。“萨满教没有经文和系统的教义，没有体系

① 郭淑云：《中国萨满教若干问题研究述评》，载《民族研究》，2011（3）。

② 汪立珍：《鄂温克族宗教信仰与文化》，52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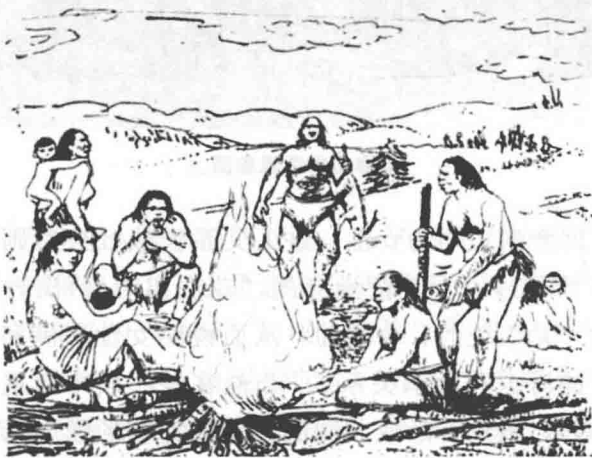
③ 富育光：《萨满艺术论》，8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

④ 周喜峰：《清朝前期黑龙江民族研究》，20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⑤ 石双柱：《中国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历史与现代文化的变迁》，57页，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

⑥ 郑东日：《东北通古斯诸民族起源及社会状况》，234页，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

化。萨满教与创生性宗教不同的是它是自发产生的，在其历史中曾产生没有创始人和专门组织，也没有统一的仪式和寺庙建筑，一般是通过巫师的口传和人们的传统习惯而世代传递下来的”。^①大约在新石器后期，呼伦贝尔地区以“扎赉诺尔人”为代表的人类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男性祖先崇拜取代了女性崇拜的地位，呼伦贝尔地区的萨满教也相应地进入一个丰富内容的发展时期。



扎赉诺尔人生活场景

萨满教作为我国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蒙古、突厥语族各民族的先民在远古时期普遍信仰的一种以“万物有灵”为中心的原始宗教，也经历了先有宗教后有巫师的过程，这一点也与后来的创生性宗教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在氏族社会里进行的各种宗教活动，要求整个群体的所有成员全部参加，富有阅历的老人和氏族长老以及享有行政权威的首领自然而然地成为宗教仪式最初的主持人。萨满教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产生了临时性的“业余”巫师，其后又经历了既是部落酋长又兼任本部落巫师的过程，最后形成了“专业”巫师阶层。巫师是宗教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进行宗教礼仪活动时由选举产生的临时“业余”巫师，到其后产生的“专业”巫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至公元前三千年中期，宗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质的变化”^②。

^① 丁龙召、李晶主编：《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165页，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

^② 苏秉琦主编：《中国远古时代·序言》，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原始人生活想象图

最初的巫师（即萨满）均为女性，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则由男性做萨满，但他们继承了过去女性萨满穿的“花法裙”。萨满教认为只有女性缝制的法裙才是正统的、合法的，从而说明女性萨满和男性萨满之间，有着明显的历史和师承关系。“当然在各民族中所进行的仪式和萨满等不尽相同，也没有形成共同的、比较完整的教义”。^① 但他们的萨满教信仰基本上是相通的，主要是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灭”和“崇拜多神”，认为宇宙有上、中、下三界之分，上界为神灵所居，中界为人类所居，下界为鬼魔和祖先灵魂所居。“万物有灵”是萨满教的认识论基础，而“灵魂崇拜”、“鬼神崇拜”、“图腾崇拜”、“偶像崇拜”、“灵物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原始崇拜构成了萨满教信仰的基本内容。萨满作为人们与鬼神交往的中间人，充当神媒施行巫术，是萨满教的核心和灵魂。萨满的主要职能是护送死者的亡灵去阴间，协调人与神的关系，为人治病驱邪和祈福保平安等，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当时人们与自然力相抗争的意愿。

这一时期的萨满都不是职业巫师，他们从事萨满活动也不是以赢利为目的，同时还必须像其他人一样参加狩猎、采集、放牧等劳动。在原始社会的漫长阶段，他们所扮演的宗教角色常常是临时性的，既非专业，也无特权。形成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原始的狩猎生活无法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无力支撑一个脱离生产之外的孤立的

^① [日] 江上波夫：《蒙古高原行纪》，赵令志译，274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